



周作人小品精萃

苦雨

ZHOU ZUO REN
XIAO PIN
JING CUI

KU YU

上海书店出版社

1267

1758



周作人小品精萃

苦雨

KU YU

上海书店出版社

商友敬 编

沪新登字 119 号

责任编辑 剑 箫
封面设计 柯国富

苦 雨
——周作人小品精萃

周作人 著

商友敬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 401 号)

在華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市新华印刷厂排印

1994年4月第一版
199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2 字数: 143千字
印数: 001—6000

ISBN 7-80569-763-9/I·221

定价: 5.50 元

前 言

读者看到的这100篇小品文,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散文家之一周作人的作品。

关于周作人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现在研究的人很多,成就也不小。据我所知,钱理群的力作《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周作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既详赡又深密,大可一读。篇幅小一点的,如舒芜的《周作人概观》(湖南人民出版社),写得更精当公允,很贴切可信。

限于篇幅,在这里我可以向读者介绍的,是周作人的弟子们对这位知堂老人的种种描述,也许更加亲切有趣。

在二、三十年代,有所谓“知堂四大弟子”之说,指的是俞平伯、废名、江绍原和沈启无四人。废名是周作人最得意的一个学生,他在一九三四年第十三期《人间世》上写过一篇《知堂先生》,文中说:

前天往古槐书屋看(俞)平伯,我们谈了好些话,所谈差不多都是对知堂先生的向往,事后,我一想,油然而喜,我同平伯的意见完全一致的,话似乎说得有意思,……我们归结是这么一句: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知堂先生是一个躬行君子。我们从知堂先生可

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的态度。平伯以一个思索的神气说道：“中国历史上曾有像他这样气分的人没有？”我们两个都回答不了。“渐近自然”这四个字大约能以形容知堂先生，然而这里一点神秘没有……

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的，这个态度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有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温良恭俭，我是一旦豁然贯通之，其乐等于所学也。……知堂先生待人接物，同他平常作文的习惯，一样的令我感兴趣，他作文向来不打稿子，一遍写起来了，看一看有错字没有，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为据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起倒也算了。他对于自己这样的宽容，但这其间的威仪呢？恐怕一点也叫人感觉不到，反而感觉到他的谦虚。然而文章毕竟是天下之事，中国现代的散文，待开始以迄现在，据好些人的闲谈，知堂先生是最能耐读的了。

因是得意的门生，这里不免有溢美之辞，但大抵也抓住了周作人的为人和作文之道，一是诚恳，二是自然。因为诚恳，所以使人觉得可信；因为自然，所以使人读来感到清新，而他冲淡平和的风格就更有吸引力了。

三十年代以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作人本人也经历了种种令人难以预料的遭遇。八十年代，他去世十多年后，“知堂”的名字和文章又出现在书报杂志之中了，渐渐地，又有人谈起他了。如果仅从回忆的角度来看，我以

为张中行的两篇回忆写得最好。他在《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里这样写道：

在北京大学，他以态度温和著名，访者不拒，客气接待，对坐在椅子上，不忙不迫，细声微笑地说闲话，是苦雨斋的惯例。几乎没有人见过他横眉竖目，也没有人听过他高声呵斥。

——这是他的待人接物。

他不只一次说，他不吸烟，用吸烟的时间看书，以破闷。他这话含有客气成分，其实是读书成瘾，不读受不了。瘾是勤的更上一层楼。勤，日久天长，培育成悟。……悟，还能记。……更难得的是，读，不是大海不择细流，都吸收，而是分辨是非好坏。这是说，学之后能思，或边学边思，由思而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以贯之，然后以这一以贯之的尺度，再读，再分辨是非好坏。最后，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有一种瘾，是思有一点结果，或说有所见，有所感，也忍不住，就拿起笔写，一生著译达几十种，上千万字，就是这样不声不响地出来了。

——这是他的好学和深思。

像是家常谈闲话，想到什么就说，怎么说方便就怎么说。布局行云流水，起、中间的转移、止，都没有规程，好像只是兴之所至。话很平常，好像既无声（腔调），又无色（清词丽语），可是意思却既不一般，又不晦涩。说话中间，于坚持中有谦逊，于严肃中有幽默。处处显示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信，却又像是出于无意，所以没有

费力。总的一句话，不像坐在书桌前写的，像个白发过来人，冬晚坐在热炕头说的，虽然还有余热，却没有一点点火气。

——这就形成了他“重情理，有见识，行云流水，冲淡平和的风格”。

此外，他还重知，以知为耳目了解人生，观照人生。这样的人生，他像是以为，不应该是狂热的，如宗教；不应该是造作的，如道学。总之，要率性兼调节，以求适中，也就是平实自然。……他的文总是以这个为根基的。

——我以为这个“根基”是生活和学问最牢靠的根基，足以用来纠正我们浮躁偏激的弊病。正因为如此，今天选几篇周作人的小品读读，是再也适合不过的了。

读者也许会责怪我，抄录了这么多别人的话。这是因为他们更接近更了解周作人，而我既是后学，又是浅学，用周作人经常引用荀子的话来说：“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在这些前辈面前，我还是少说几句为好。

但文章毕竟是我选的，所以还得说几句有关编选的话。

目前在书店和图书馆里，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周作人散文的选本，各有特色。我这个选本篇幅小一些，力求选得全面一点、精一点。别的选本大都以周作人的早期著作为主，这是因为它们出版得较早，现在遵循“思想再解放一点”的原则，所以既选了早期的名文，也选了中晚期较少流传的佳作。

其实，周作人“落水”期间可选的文章本来不多，倒是解

放之后，他写的大量随笔和回忆性的文章，不容忽视。

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一九五二年三月九日，周作人给上海的小型报刊《亦报》和《大报》写了700多篇随笔，平均每天一篇以上，用的当然是笔名。我读了，觉得“知堂风味”还是十足的。在那样的环境，他能这样写，也真难为他了。我想问一问编这报纸的唐云旌先生被迫中断时的想法，可惜唐先生已经去世12年了。这次编这本小书，我就选了20余篇，请读者看看在这历史剧变的时刻，周作人的文品是不是能“一以贯之”。

最后15篇《北大感旧录》选自《知堂回想录》，这是周作人在六十年代初应居住在香港的曹聚仁之约，在香港连载并出版的一部40万字的回忆录，根据连载的需要分成200多节。在这部晚年的著作中，很可以看到他对自己一生、对历史事件，尤其是对朋友的种种看法。他长期在北大教书，这15个人中有他的老师，也有他的好友，都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名人，虽只是淡淡的描述，却十分传神，传神得令人神往。读者如有兴趣，不妨再读一读温源宁的《一知半解》和张中行《负暄琐话》及《负暄续话》中对这些文化名人的描写，就能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眼光来观察，必有更深切的体会。扯远了，就此收住。

商友敬

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

目 录

—— 鹤鹑丛书 001 ——

1 前 言	18 北京的茶食
1 天 足	20 苍 蝇
2 胜 业	23 苦 雨
3 自己的园地	26 沉 默
5 统一局	28 生活之艺术
7 初 恋	31 死之默想
9 《绿洲》小引	34 吃 茶
10 寻路的人	37 上下身
—— 赠徐玉诺君	39 鸟 声
12 《雨天的书》自序一	41 若子的病
13 一年的长进	44 吃烈士
15 教训之无用	46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16 故乡的野菜	48 乌篷船
	51 死 法

54	谈 酒
57	两个鬼
59	菱 角
62	闭户读书论
65	伟大的捕风
68	娼女礼赞
72	哑巴礼赞
75	麻醉礼赞
78	北大的支路
81	知堂说
82	知堂文集序
83	厂 甸
87	关于写文章
90	关于写文章二
92	关于英雄崇拜
95	谈 文

97	杜牧之句
100	责 任
102	再谈文
104	谈中小学
107	关于家训
111	北平的春天
114	自己的文章
119	谈养鸟
122	谈韩文
124	谈儒家
126	谈卓文君
129	女人骂街
133	辩 解
136	中秋的月亮
138	谈文章
141	医师礼赞

145	南北的点心
146	行孝的故事
147	点心与饭
148	东坡的坦白
149	国粹
150	弄潮
151	牛山猫儿诗
152	纪念寿石工
153	于非闇的笔记
154	怎么唱喏
155	美妇人
156	北京的春雨
157	琐事难写
158	迷信的辨子
159	故事难讲

160	儿歌中的吃食
161	文章的包袱
162	味之素
163	勾践的绍兴话
164	南京绍兴饭馆
165	拿手戏
166	师爷笔法
167	妾的故事
168	三样的题目
169	成语对联
170	小孩的反感
171	关于才子文
172	历史的小说性
173	北大感旧录(15则)

天 足

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这句话我知道有点语病，要挨性急的人的骂。评头品足，本是中国恶少的恶习，只有帮闲文人像李笠翁那样的人，才将买女人时怎样看脚的法门，写到《闲情偶寄》里去。但这实在是我说颠到了。我的意思是说，我最嫌恶缠足！

近来虽然有学者说，西妇的“以身殉美观”的束腰，其害甚于缠足，但我总是固执己见，以为以身殉丑观的缠足终是野蛮。我时常兴高采烈的出门去，自命为文明古国的新青年，忽然的当头来了一个一跛一拐的女人，于是乎我的自己以为文明人的想头，不知飞到那里去了。倘若她是老年，这表明我的叔伯辈是喜欢这样丑观的野蛮；倘若年青，便表明我的兄弟辈是野蛮；总之我的不能免为野蛮，是确定的了。这时候仿佛无形中她将一面藤牌，一枝长矛，恭恭敬敬的递过来，我虽然不愿意受，但也没有话说，只能也恭恭敬敬的接收，正式的受封为什么社的生番。我每次出门，总要受到几副牌矛，这实在是一件不大愉快的事。唯有那天足的姊妹们，能够饶恕我这种荣誉，所以我说上面的一句话，表示喜悦与感激。

十年八月

胜业

偶看《菩萨戒本经》，见他说凡受菩萨戒的人，如见众生所作，不与同事，或不瞻视病人，或不慰烦恼，都犯染污起，只有几条例外不犯，其一是自修胜业，不欲暂废。我看了很有感触，决心要去修自己的胜业去了。

或者有人问：“你？也有胜业么？”是的。各人各有胜业，彼此虽然不同，其为胜业则一。俗语云：“蛤蟆垫床脚。”夫蛤蟆虽丑，尚有蟾酥可取，若垫在床脚下，蛤蟆之力更不及一片破瓦。我既非天生的讽刺家，又非预言的道德家；既不能做十卷《论语》，给小孩们背诵，又不能编一部《笑林广记》，供雅俗共赏；那么高谈阔论，为的是什么呢？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更为有益。所以我的胜业，是在于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我如弃暗投明，岂不是最胜的胜业么？但这不过在我是胜，至于别人，原是各有其胜，或是征蒙，或是买妾，或是尊孔，或是吸鼻烟，都无不可，在相配的人都是他的胜业。

十年八月，在西山

自己的园地

在一百五十年前，法国的福禄特尔做了一本小说《亢迭特》(Candide)，叙述人世的苦难，嘲笑“全舌博士”的乐天哲学。亢迭特与他的老师全舌博士经了许多忧患，终于在土耳其的一角里住下，种园过活，才能得到安住。亢迭特对于全舌博士的始终不渝的乐天说，下结论道：“这些都是很好，但我们还不如去耕种自己的园地。”这句格言现在已经是“脍炙人口”，意思也很明白，不必再等我下什么注脚。但是我现在把他抄来，却有一点别的意思。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尽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在这平淡无奇的谈话中间，我所想要特地申明的，只是在于种蔷薇地丁也是耕种我们自己的园地，与种果蔬药材，虽是种类不同而有同一的价值。

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这是要在先声明的。我并非鄙薄别种活动而不屑为——我平常承认各种活动于生活都是必要，实在是小半由于没有这样的才能，大半由于缺少这样的趣味，所以不得不在这中间定一个去就。但我对于这个选择并不后悔，并不惭愧地面的小与出产的薄弱而且似乎无用。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即使如别人所说各人果真应报社会的恩，我也相信已经报答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果蔬药材，却也一样

迫切的需要蔷薇与地丁——如有蔑视这些的社会，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生活的社会，我们没有去顾视他的必要。倘若用了什么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的心理——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

有人说道，据你所说，那么你所主张的文艺，一定是人生派的艺术了。“泛称人生派的艺术，我当然是没有什么反对，但是普通所谓人生派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对于这个我却有一点意见。“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至于如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固然不很妥当；“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我以为艺术当然是人生的，因为他本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叫他怎能与人生分离？“为人生”——于人生有实利，当然也是艺术本有的一种作用，但并非唯一的职务。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我所说的蔷薇地丁的种作，便是如此；有些人种花聊以消遣，有些人种花志在卖钱，真种花者以种花为其生活——而花亦未尝不美，未尝于人无益。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统一局

仿佛是地安门外模样。西边墙上贴着一张告示，拥挤着许多人，都仰着头在那里细心的看，有几个还各自高声念着。我心里迷惑，这些人都是车夫么？其中夹着老人和女子，当然不是车夫了；但大家一样的在衣服上罩着一件背心，正中缀了一个圆图，写着中西两种的号码。正纳闷间，听得旁边一个人喃喃的念道，

“……目下收入充足，人民军等应该加餐，自出示之日起，不问女男幼老，应每日领米二斤，麦二斤，猪羊牛肉各一斤，马铃薯三斤，油盐准此，不得折减，违者依例治罪。

饮食统一局长三九二七鞠躬”

这个办法，写的很是清楚，但既不是平果，又不是赈饥，心里觉得非常胡涂。只听得一个女人对着一个老头子说道，

“三六八（仿佛是这样的一个数目）叔，你老人家胃口倒还好么？”

“六八二——不，六八八二妹，那里还行呢！以前已经很勉强了，现今又添了两斤肉，和些什么，实是再也吃不下，只好拼出治罪罢了。”

“是呵，我怕是吃土豆，每天吃这个，心里很腻的，但是又怎么好不吃呢。”

“有一回，还是只发一斤米的时候，规定凡六十岁以上的人应该安坐，无故不得直立，以示优待，我坐得不耐烦了，暂时立起，恰巧被稽查看见了，拉到平等厅去判了三天的禁

钢。”

“那么，你今天怎么能够走出来的呢？”

“我有执照在这里呢。这是从行坐统一局里领来的，许可一日间不必遵照安坐条律办理。”

我听了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心想上前去打听一个仔细，那老人却已经看见了我，慌忙走来，向我的背上一看，叫道，

“爱克司兄，你为什么还没有注册呢？”

我不知道什么要注册，刚待反问的时候，突然有人在耳边叫道，

“干么不注册！”一个大汉手中拿着一张名片，上面写道“姓名统一局长一二三”，正立在我的面前。我大吃一惊，回过身来撒腿便跑，不到一刻便跑的很远了。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九日